

他就是天道？！

100

仿佛猜到我会接着往下问，聂星落说完这句话，就以极快的速度飞走了。由于实在太快，甚至留下了一抹残影。

「.....」

我气恼地盯着他消失的方向，心知不可能追得上，便在心里暗暗琢磨他这话的意思。

这个秦绒绒，指的到底是谁呢？我穿越后的时间有限，必不可能认识他，那么是从前的秦绒绒？在她有限的生命里什么时候发展出这么一条支线，还认识了聂星落这么一号厉害的人物？

最关键的是，她究竟是用什么作为交易筹码，换取了聂星落的帮助——而且这帮助早不出现晚不出现，偏偏在我和陆流决裂之后就出现了。

我越想越觉得脑壳痛，自打穿越后这一系列诡异的事件剥离出来，化成无数碎片浮现在我脑海中。我隐约觉得这背后必然有什么隐情，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线索将他们串联起来。

首先，聂星落认识陆流和林天樱，陆流也认识他，而林天樱看起来是刚才才认出他是谁，将要喊出来的时候还被聂星落给强

行制止了。这就说明，聂星落认为他的身份并不适合告知给普罗大众听。

倘若他是仙界中人，下到人界来只会受人尊敬，没道理反而要藏着掖着。更何况从那段半遮半掩的对话中，能很清晰地听出，他知道陆流这一系列神奇操作的真正目的是什么。

「聂星落……」

我下意识喃喃念叨出声，身边便有道诡异的目光投了过来。我猛地一偏头，正好撞上银祁来不及收回的慌乱眼神。

我眯起眼睛，联想到他之前那些奇怪的行径和不自然的反应，还有在飞舟上的对话，莫名有种直觉，银祁肯定知道一些秘密，而且是关于聂星落的秘密。

「银祁。」

他一个哆嗦，湿润明亮的兽眼看过来，倒莫名透出几分可爱。我顿了顿：「你先变回人形，咱们好好聊聊。」

无论什么种族，八卦果然是所有生物的天性。因此，当银祁变回人形的同时，风如是也停止修炼，睁开眼睛，直勾勾地朝我们这边看了过来。

我决定先虚张声势一把，于是冲他一扬下巴，淡淡道：「说吧。」

「说……说什么？」

我反将一军：「你觉得你应该说什么？」

银祁察言观色，小心翼翼道：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这么快就暴露身份——秦绒绒，其实你这个报仇应该从长计议，你还是太冲动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里毕竟是人界的地盘，我们势单力薄，占不了便宜。」

我知道他后半句话说得极有道理，也是我之前一直反思的事情，但此刻显然重点是前半句话：「所以你一早就知道我的猫就是聂星落咯？」

银祁张了张嘴，一脸「糟糕说漏嘴」之后惊讶又懊恼的神情，看得我十分想笑。然而想想自己目前这谜团重重的处境，到底是笑不出来。

我正了正脸色，努力让自己的神情看上去冰冷威严：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，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」

银祁还在那一脸纠结，欲说还休的时候，风如是站起身来。她转头往天边瞅了一眼，白日已经结束，那里月亮高挂，好歹将这世间万物照亮了几分。

风如是看了一会儿，淡淡道：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秦绒绒那只猫——聂星落，就是天道吧？」

101

这句话把我给吓傻了。

天道？！聂星落是天道？！！随便在山里捡了只猫，它不但能变成人、能跟陆流这个大乘期修士正面抗衡，而且它还是天道？！

不是——最关键的是，天道原来居然是个人吗？

「我早就觉察出有些不对了。」风如是说，「秦绒绒带着那只猫，竟然能顺利收服化神期修士都无法驾驭的异火极焰不说，甚至连天地珍宝都能轻易为她所得，用来提升修为和完善法宝。最关键的是，你银锦狐一族天生慕强，嗜血残忍，怎么在她面前乖顺得像只猫？」

天生慕强？嗜血残忍？

我看着银祁无辜的脸，回想他逼逼叨叨的话唠模样，实在没法把这两个词同他联系起来。

银祁摸了摸下巴：「不能这么说.....实际上，我就是因为受不了族群里杀虐成性的氛围，才带着孩子从妖界逃到了十万大山。」

「但银锦狐向来瞧不起人族。」

「我没有，相反因为人修天生的阵法天赋，我一直都很羡慕他们。」银祁说完，看到风如是仍然用洞察一切的眼神看着他，终于投降，「好吧我承认，一开始看到秦绒绒在森林外摆弄阵法时，我的确打过哄她回去布完阵就吃了她的念头。」

吃了她？

我后背陡然窜上一股凉意，忍不住瞪大眼睛望着他：「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的靠食人提升修为这事是真的？！」

「呃.....是的。」

我跳过去冲着他肩膀就是一拳。

银祁举手投降：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秦绒绒！一开始我们是陌生人的时候，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啊！我也是后来同你相处之后，就收起了这些念头，下决心真的和你做朋友——你这人太有趣了，有时候怂得要死，有时候又能忍着痛挺过那么多生死时刻，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还特别多。就算天道没有传音给我，我也打算帮你了。」

这话就是明白证实聂星落就是天道的意思了。

天道是什么？

是连风如是这样的顶级魔君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，但却能平白无故出现在每个人心里，给他加以指引的神奇存在。

他决定了修士的气运值，决定了一个人在逆天的修行之道上能走多远，决定了天材地宝的分配属性。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存在能凌驾于三界之上的话，那这个存在就是天道。

只是我没想到，天道竟然真的是个人。

更没想到，这样的人，会变成一只猫，在我身边蛰伏这么久。

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

想到这里，我微愣了一下，发现自己如聂星落之前所说，陷入了一种思维怪圈。凡是有人出现在我身边，且属于那种我无法完全掌控的人，那我就默认他一定是有所企图。

或者，他一定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。用聂星落的话说，我就是在不断否定自己，因为原著的影响，因为陆流的行为，我那点本就为数不多的自信被消耗了个干净。

我已经没办法再相信，会有人是因为喜欢我，或者觉得我这个人值得，才待在我身边的。

双目失焦，我愣怔地盯着前方许久，耳边忽然传来了风如是的声音。

「秦绒绒，我可不是随便就能答应同谁做交易的。」她惯例冷淡的声音里忽然多了一丝柔软，「你不必妄自菲薄，这三界之中，能让我妥协的人，还没有几个。」

102

不得不说，风如是的话十分有分量。

死灰复燃的我执意要和她黏在一起休息，结果被无情拒绝。最终，我们在风如是的一处洞府法宝中安顿下来，她说：「虽然这远不及白翎扇内的空间，但总归是个能休息的好去处。」

当着银祁的面她没有明说，是因为我将异火极焰附带的空间收进了白翎扇中，那扇子里如今肯定是一片混乱，无法容人。

好在银祁也不 care 这些，他正一脸专注地问我：「秦绒绒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」

聂星落走了，现在是切切实实的就剩我们三个人。看陆流那反应，不管他到底在背后筹谋些什么，至少目前他肯定不可能容忍我对林天樱下手，至少正大光明地动手不可能。

那么就只能等待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暗中时机了。

「反正在人界那些正道修士眼里，你已经和我们妖修魔修是一伙的了。」银祁说，「既然如此，你不如干脆就等着妖界的大部队过来攻打碎月关时，找个机会浑水摸鱼，把林天樱杀掉就溜。」

我能和银祁成为朋友不是没有原因的，他真的好懂我。

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如果光明正大斗不过，那就暗算吧，反正我反派恶毒女二的人设已经稳稳立住，也不差这一回了。

接下来的几天我就和银祁风如是在洞府法宝中默默修炼，偶尔出去转悠一下，去碎月关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。我拿高阶灵石布了个幻阵，将法宝完全遮掩在里面，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出这里还有个巨大的洞府。

好几天了，碎月关风平浪静，令我忍不住怀疑是不是妖界大部队在哪一步出了差错，以至于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。某天我跟银祁正躲在洞府里烤鱼，风如是忽然从外面进来，淡淡道：

「吃完做一下准备，我们该离开了。」

我咬着鱼肉看向她：「去哪？」

「妖界中人迟迟未到碎月关，实际是因为他们在赵兰芝的指示下，玩了一手声东击西。故意放出消息要从碎月关这种核心要塞攻打人界，将七大门派的核心兵马都吸引到大魏皇朝之后——」

风如是的声音顿了一下，语气里忽然多了些嘲弄：「他们现在改换方向，去了七大门派所在的地方，一路快马行军，现在已经到了落凤山。」

落凤山，距离七大门派所处的那片地界，已经不足五百里。声东击西调虎离山，玩得这么娴熟从容，敢情这赵家大小姐还读过兵法？

「好在七大门派派出的巡逻兵在路上偶遇了他们，虽然全军覆没，但还是有人在最后关头将消息传了出来。七大门派这群核心人物得到消息，又惊又怒，已经分出修为最顶尖的一支小队，连夜赶往落凤山了。」

她看着我：「这支队伍里，就有你的仇人林天樱和陆流。」

我啃完最后一块鱼肉，拍拍手站起来，还没忘随手弄出一团火把垃圾清理了，这才道：「那我们走吧，去落凤山，找个机会趁他们打架的时候暗中下手，把林天樱弄死我们就撤。」

银祁一声欢呼，率先一步跨出洞府大门。我落在后面，正要紧跟上去，突然被风如是叫住。

我回过头，这是我头一次在她脸上看到那种迟疑的神色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微微一愣。

风如是沉默了几秒，低声说：「秦绒绒.....我怀疑，你那个师父陆流，早就知道这件事。」

103

陆流出门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下來。

骗过林天樱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，那女人敏锐得不像正常人，下手又极狠不留情。陆流偶尔想起很遥远的事情，会有些恍惚：他究竟是怎么喜欢上她的呢？难道天道的不可违逆，真的就强到这种地步，强到明明是自己的命数，也不能改变分毫吗？

想不出结果。

但唯一确认的是，秦绒绒这一次至少安全了。

他近来常常想到从前的事，对修仙者来说，岁月漫长也是模糊的，尤其是他这样已经死过一次的人。林天樱是恶意与偏执里开出的花，他又何尝没有因为表象迷惑，想要采下这朵花，只是最终失败了而已。

这样想来，他的确没什么好同情的，有什么受着就行。

自从秦绒绒走后，纯阳峰安静了许多，曾玄本就是沉稳性子，青叶又因为林天樱的事相当不忿。有时候他不太理解，为

什么所有人都是如此痴迷林天樱，即使她根本什么都没做。

秦绒绒那只铜火锅倒是留在了纯阳峰，他有时会在洞府中学着她之前的样子煮点东西吃，但总是淡而无味。他不知道秦绒绒如何做出那样的吃食，正如他不知道她一个早已辟谷的修士，为何如此热衷于凡人一般的饮食和睡眠。

是个鲜活有趣的、十分特别的小姑娘。

月朗星稀，他踩在飞剑上想得出神，不知不觉已经向东飞了三百里。远远瞧见那道伫立的影子停在月亮下，他下一秒也跟着停在了原地。

隔着几米远的距离，两个人无声对视，眼神像是银河与大海的碰撞。

「秦绒绒呢？」陆流问。

「把她交给她自己了。」聂星落叹了口气，「她如果不那么冲动，我本可以再安安静静陪她一段时间。但现在没办法，既然现了人形，我便不得不走。」

陆流看着他：「你是天道。」

「天道只能管理这个世界，无法颠覆这个世界。」

「若天道都不能向她偏袒丝毫，那这世上还有谁可以救她？」

「只有她自己。」聂星落说，「陆流，你不知道她经历过什么。我能压制你，限制林天樱，但我无法左右秦绒绒的命格。」

她的后路已经消失，前路一片空白，该怎么走，全由她自己决定。」

「我不能插手，我只能保证让她活着。」

陆流抿了抿嘴唇，神情冷硬又严肃：「之前在伪仙界密室外，是你阻止我去救她的吗？若你没有压制我，她不会和仇天一起掉下去，不会经历后面那些事——」

「也不会金丹碎裂，然后重塑灵根。」聂星落淡淡一笑，「何必呢陆流？这难道不是你一开始就计划好的事情吗？临到关键处反悔，只会两头空，我只是替你做了决定而已。况且，是『天道』在压制你，并不是我。说实话，若不是临走前你给我传音，我是不会来见你的——我与你们见面的次数越多，这个世界的秩序便会越混乱。」

陆流想，那不正好。我本来就是要乱中取胜的。

「我隐隐猜到你要做什么，你瞒过了我，瞒过了林天樱，可是没瞒过你自己。」聂星落说，「秦绒绒不会领你的情的，她那样的人，最讨厌别人替她做决定。」

「我没有要她领我的情。」陆流说，「只是补偿而已，这是我欠她的。不管她怎么想，我都受着。难道你变成噬元兽留在她身边，就不是替她做决定吗？我已经替她铺好了路，她是泡过冰玉洗髓池的，若非你留在她身边，她吞噬异火极焰的过程不会那样痛苦。」

聂星落沉默很久。

「你说得对，我们都是自以为是的人。」他望着月亮，眼神里透出某种恍惚的温柔，「但其实，我没有变成噬元兽。秦绒绒说，我是她的小猫咪，她把我叫作『猫』。」

陆流不太懂他为什么如此执着于这样的称呼，但这也不是他们今天见面的重点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：「我和你见面，是为了商讨赵兰芝的事情。你知道的，聂星落，那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」

104

「早就知道.....是什么意思？」

风如是叹了口气：「你不好奇我的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吗？」

我默然了一会儿，忍不住问：「难道是陆流告诉你的？」

「那倒没有。但我得知这个消息，多多少少和他有点关系。」风如是似乎并不想深谈这件事，反而将话题牵引到了另一个方向，「还有，我这几天反复思量，总觉得你那只猫没那么简单。」

姐姐，您不愧是魔君，聂星落身份都暴露了，您还敢以「那只猫」称呼他，谁看了不说一句牛。

我说：「当然不简单，他可是天道啊！」

「是，他是天道，但这只是我们的猜测，以及他告诉银祁的一面之词。」风如是说，「银祁就这样笃定地相信了。在离开银

锦狐一族前，他是下一任族长的候选人，修为和见识都不俗，他不可能轻易就相信那是天道，一定是因为他答应了银祁某些事情，甚至展示了某种能力。而这些事，兴许就和你有关。」

我不得不承认，风如是的分析很有道理。

还记得我说陆流就是我师父时，银祁那惊诧又迷惑的目光，还有他脱口而出的那句「那秦绒绒岂不是.....」

岂不是什么呢？我才反应过来，前两天谈话的时候他完全避重就轻，除了承认自己一开始想杀我，和聂星落的身份之外，什么也没多说。

「并非我挑拨离间，而是银祁也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如今腹背受敌，还是多注意着些好。」风如是语气有些软下来，「更何况天道自这片天地诞生之初便存在了。倘若那只猫真的是天道，那他不可能轻易受人嘱托便同意帮你，一定还有别的原因。」

之前在那片独立空间里，风如是告诉我，天道掌管着整个世界的气运系统，决定修士的命数走向。

这样牛 X 的存在不可能随便出手破坏公平，那之前的秦绒绒到底是用什么东西打动了它，才换来了这一场交易式托付，又为什么干脆让天道直接弄死林天樱拉倒，反而把我从外面的世界弄了进来呢？

聂星落，他知道我已经并非原先的秦绒绒，而是一个外来者了吗？

「你们干吗呢，怎么还不走？」

银祁不满的声音蓦然传来，我抬头，发现他又重新回来，将脑袋探进洞府门口，一脸等久了的不耐烦。我忙应声：「来了来了，收拾下东西就来。」

「我在外面等你们啊。」

说完这句话银祁又蹦跶了出去，我想到风如是之前的话，有点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态面对他。我一早就知道，每个人都有秘密，像我是从外面穿进书里的这个秘密，我就不可能告诉任何人；但银祁有些事藏着掖着，我又总担心会不会与我有关。

也许这就是人的劣根性吧。

我看着风如是：「姐姐，你为什么会跟我说这些呢？——我不是怀疑你要做什么或者别有目的怎么样，而是这些话一出，我身边除了你就再也没有一个可信任的人了。」

「连我也不必信任。秦绒绒，至少那只猫有一句话说得不错，有些路只能靠你自己走，我们谁都帮不了你。而且我与他一样相信，你可以走得很好。」

「至于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……」

她一边说着一边往洞府外走过去，然后在门口微微一停：「那是因为，倘若你师父陆流真的早就知道妖界真正的目标是七大门派的话，那我的很多猜测，都会被这件事推翻。」

我们又一次坐上了那辆飞舟，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掌控方向的人换成了我。

毕竟银祁和风如是都不是人界中人，实在难以辨认方向。而我虽然也是个外来客，但毕竟是人修，对着地图看一看，还是勉强知道该往哪边走的。

更何况，他俩默认我应该认识方向，我也不能这时候找借口说我不认识，万一引起怀疑，再加上我现在对银祁没办法百分百信任，就很有可能发生危险。

就算这是我杞人忧天小人之心，那也不能完全不放在心上。

总之，我驾驶着飞舟往落凤山飞了几天几夜，终于到了那附近。还要再往前时，被及时走出船舱的风如是制止了。

「就停在这里吧。」她说，「飞舟目标太大，妖界有许多侦察飞行妖兽，很容易被发现。我们从地面过去。」

徒步越野，修士苦行，谁看了不说一句感动。

「落凤山山脚下铺开的，就是落凤平原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妖界的大部队应该驻扎在那边，而最精英的各族群族长和妖主，应该留在落凤山上。据说落凤山是天地诞生之初第一只凤凰的诞生和埋骨之地，对妖兽的修炼有加成作用。」

我们在树林里赶路时，风如是跟我科普道。

凤凰这个物种，不管搁在什么背景什么年代，都是很牛 X 的。然而我突然然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在《仙界生存法则》这本小说

里，作者竟然从来没有写到过凤凰。

「凤凰是独种，天地间只有一只，死了便没有了。」银祁突然在一旁开口，「妖界秘辛记载，整座落凤山，便是由凤凰骨撑起的。并且落凤山原本是妖界的地盘，只是数十万年来同人界反复争斗，才逐渐退居至十万大山另一侧。」

我有些恍然大悟：「这么说，妖界此次出征，向人界开战，是为了夺回以前失去的地盘吗？」

银祁摸摸下巴：「可以这么说吧。实际上，因为几万年间妖界资源大批消耗，非常短缺，战争是必然的举措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他们矛头第一个对准的不是魔界，而是人界。」

「喂。」

我暗自捅捅他：「说话注意点儿，你旁边还有个魔君呢。」

「无所谓。」风如是淡淡道，「反正如今我暂时跟在你身边，若魔界真的有难，该烦心的是仇天。更何况，那群老古板已经烦扰我多时，能看到他为此发愁，也算是件好事。」

兄弟们，不说了，把#仇天 惨#打在公屏上。

说起来，仇天这个人倒是真的挺久没出现过了。之前他因为万魔窟的事，说要来人界找我，到现在也没动静，难不成真的被魔界的什么事务绊住了脚？

我一边思索一边往前走，忽然撞上一条拦路的胳膊。猛然转头，我从伸手拦住我和银祁的风如是脸上看到了格外冷凝的神

情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小声问着，心里也紧张起来。

她顿了顿，低声说：「我们被包围了。」

106

这话惊得我浑身一颤，慌乱地转头四下张望，想找出包围我们的人在哪，有多少。结果风如是仿佛看穿了我的想法：「不用找了，在天上。」

我抬头一望，从枝叶交错的缝隙中看到了熟悉的造型，熊雕。

还有一些其他奇形怪状的妖兽，不知道什么品种，但看银祁苍白的脸色，显然不是善茬。

我捅捅他肩膀：「喂朋友，你不也是妖兽吗，上去和他们谈谈呗？他们要对付的是七大门派，说不定我们还能合作一波呢。」

银祁望一望我：「如果你不杀他们的族长候选人的话，还是有谈判余地的。」

族长候选人？我愣了愣，旋即反应过来，是那只被我分尸又搜魂的倒霉熊雕。

「.....那现在呢？」

「准备打架吧。」

我刚拿出白翎扇，几只熊雕已经咆哮着朝我冲了过来。冰系灵力涌出，在身前严严实实地筑起一道冰墙，没让他们撞飞。银祁一声尖啸，变回巨大的银锦狐原型，和风如是一起冲着天上那堆奇形怪状的妖兽就去了。

显而易见，他们把老朋友熊雕留给了我。

我丢出一把缠绕灵草的种子，趁熊雕们和藤蔓缠缠绵绵时，从乾坤戒里拿出那个血骨炎云阵。

之前在洞府里研究了几日，这阵法的用法我已经摸得七七八八，正好这次就拿熊雕做个实验吧。反正也不是一次性阵法，补充了能量就能用的，方便快捷。

想到这我心里居然多出几分兴奋，将阵盘抛至半空，正要打入灵力，天边忽然远远传来一道响亮的喝声：「停！——」

我置之不理，还要继续，那人又急急开口：「妖主有令，请贵客上门坐坐！」

嗯？

我愣了一愣，下意识往天空战场看去，果然风如是和银祁也停了手，正往我这边看来。风如是眼中诧异之色一闪而过，随即轻飘飘从天空落了下来，跟我说：「走吧，去看看。」

「嗯。」

陷在缠绕灵草中的熊雕们指着我一脸愤怒：「这个人修杀了我们队长！」

那穿黄衣头顶长冠的男人皱了皱眉，说：「知道了，妖主会补偿你们的。」

他的声音又奸又细，听上去雌雄莫辨，有几分凡间皇宫太监的味道。我悄声问银祁这又是什么妖兽，结果那人耳朵很尖，转过头冲我笑了一笑：「我是黄翎雀。」

哦，黄雀啊，怪不得。

他拿出一面画卷似的法器，打入一道灵力，那东西便飞快变大，直到长成一张毯子。我和银祁风如是都坐上毯子后，黄翎雀便带着我们朝不远处的落凤山飞去。

飞行途中我忍不住好奇地问：「你们妖主为什么要见我们？」

「妖主要见贵客，自有他的道理。」

他说了这句说了跟没说一样的回答，我自然十分不满，还要再细问，结果黄翎雀又开口了：「到了。」

实际上那片林子到落凤山本身也没多远，步行也就小半日的功夫，这会儿用上飞行法器，自然更快。我只能打消问他的念头，准备亲自问一问妖主。

想到这我好奇心又起来了，转头问银祁：「那个妖主又是什么品种啊？」

银祁眼皮子跳了跳，低声回我：「四爪蛟龙。」

妖修的行动力比我想象得要强上许多，我本来以为他们只是在落凤山暂时驻扎几天，没想到他们竟然已经搭好了帐篷和山洞。下面炊烟缭绕，乍一看如果不是这群人大都长得奇形怪状，倒很像是普通人间的村落。

风如是轻声道：「许是那赵大小姐指点的。我从前去过妖界，当时是为了采一株珍贵药草。进去之后才发现那里的低阶妖修大都茹毛饮血，十分残暴……」

我看到黄翎雀很明显回头瞪了她一眼，结果风如是一个眼风扫过去，他又立刻蔫了，将我们带到最大的一处山洞前，说：「妖主就在里面，你们进去吧。」

进去？我看了看黑漆漆的洞口，一脸怀疑地望着他，生怕里面有诈，或者布下了天罗地网的陷阱什么的。结果还没等我想好该怎么委婉又不失礼貌地表达心中疑虑和谨慎时，山洞中传出一道十分爽朗的男声：「是我考虑不周，该主动出来见你们便是。」

话音刚落山洞里就走出来一个男人，穿着黑袍，头上一对龙角，身材壮硕，嘴角含笑。

我说：「你就是妖主啊？」

他笑着看向风如是：「原来是风魔君。」

又笑着看向银祁：「银祁，许久未见，你在十万大山过得还好吧？」

最后看向我，唇角的笑容僵了一僵：「呃.....」

我很贴心地提示他：「我叫秦绒绒。」

「敢问道友是何来历？」

这妖界的一界之主，少说也是合体期修为，偏偏对着我一个元婴修士客气称道友，想来完全是因为我身边这两尊大佛。想到这，我对银祁的身份认知愈发清晰，同时也没敢怠慢面前这位：「妖主客气了，我不过一无名小卒，与人界七大门派有些小过节的那种罢了。」

「噢——」

他拖长了调子应声，眼神中却明晃晃透出三个大字：我不信。想来也是，我一个元婴修士，虽然单拎出来还算可以，但放在七大门派中这修为相当不够看，还能一次性和七个门派结仇？听起来就像是在吹牛。

没等我再开口，身边的风如是已经淡淡道：「妖主消息灵通，又有蜂鸟打探传讯，想必早已知晓前些日子碎月城中发生的事情了吧？不必惊讶，这位秦绒绒，就是那个带头去找人修林天樱单挑的人族修士。」

妖主恍然大悟：「原来是你！」

语气中忽然多了许多亲近友好的意味。

林天樱，看来你结仇甚广啊哈哈哈哈哈。

寒暄了一番过后，话题终于切入正题。

妖主顺路将我们带进一旁的帐篷，命人倒了灵酒灵茶，又一脸正色地对我说：「既然三位肯赏脸前来，那我也就不兜圈子，实话实说了。自打几日前听说几位在碎月城挑衅人修，还能全身而退之后，我就对各位十分佩服，并想着什么时候有机会，一定要与你们合作一番。没想到才刚想了两日，这机会便送上门了。」

「怎么合作？」

「你们的目标是林天樱，对不对？」妖主说，「虽然我此番筹谋数百年，都是为了人界的地盘与资源，但实际上林天樱此人也与我妖族结恶，屠我子孙后辈，我是定要杀她而后快的。」

林天樱屠妖？！这不是后期她晋升为化神修士之后做的事情吗，为什么会提前？

我心头一片惊涛骇浪，面上却仍然不动声色，只是喝着茶水道：「但是我和她矛盾很深，仇恨更深，必须要亲自动手方能解我心头之恨。」

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」妖主连连点头，「既然是合作，你的要求我自然尽量满足。到时候若是活捉林天樱，她的性命便交由你处置……」

他正要再说下去，面上神情忽然一松，整个人都松弛下来。我正暗暗奇怪，忽然听到一阵清脆且熟悉的女声：「有贵客到了么？我竟然来迟了。」

伴随着这道声音，一个纤瘦高挑的女子缓缓从帐篷外走了进来。等看清她的脸后，我嘴里的茶水忍不住喷了出来。

108

「沈梅珍？！！」

这张脸.....这张熟悉的脸.....这不是我的甲方爸爸，客户公司的项目经理吗？

这女人的五官脸型都和那个司马脸的沈梅珍一模一样，不同的只是她唇角那抹看起来很欠打的似笑非笑。另外她穿着一身水蓝色的裙子，梳着很精巧的发髻，还插了只一看就很名贵的簪子。

我上下打量她几眼，恍然大悟：「不对，你是赵兰芝。」

她微微一笑：「不愧是陆流的亲传弟子，果真聪慧。」

「？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？」

「自然是知道的。陆流曾亲自出手为爱徒炼制本命法宝，又苦心孤诣安排她泡冰玉洗髓池，用以脱胎换骨。这样的心思，除了对你秦绒绒，再寻不到第二人。」

我被她笑得心头发毛，有些生气了，于是也露出皮笑肉不笑的表情：「你说错了，赵大小姐，陆流还有个更爱的人，就是我准备和妖主联手对付的林天樱。」

「哦？」她挑挑眉毛，诧异地扫了我一眼，声音更娇了，「难不成是.....求而不得，因爱生恨？」

「错，这叫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」

我听着她欠打的语气，终于忍不住问：「你真的不认识沈梅珍吗？」

「不认识，那是谁？」

我暗自磨牙：「一个特别恶毒，啥都不懂但却异常自信的女人。」

赵兰芝神色如常：「的确不认识。」

这表情看不出什么破绽，我也只能暂时将她和沈梅珍一模一样的长相归结于巧合。在心头默放了三遍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》做 BGM 后，我将话题引向了更关键的另一件事：「之前我听说，你要求活捉陆流，交给你处理。」

「是啊。怎么，心疼了？」

「.....」我忍住了破口大骂的冲动，微笑着问，「没有，就是想问问，你为什么这么恨他，恨到不惜出卖自己从小赖以生存的蓝玉城，也要活捉他亲自处置？」

这问句里明明藏了把软刀子，但赵兰芝完全无动于衷，只是冲我笑一笑：「因为他从前游历人间时，欺骗了我的感情，与我珠胎暗结后又逼我打掉孩子，我对他因爱生恨，一定要亲手杀了他祭奠我死去的孩子——这个理由你信不信？」

我信你个鬼。

109

我和风如是银祁在落凤山上住了三天。

赵兰芝大多时候都住在妖主的洞府里住着，我有心想找她单独聊两句，却始终找不到机会。偶尔远远瞧见她，也是在笑盈盈地和妖主说话，看起来相处甚佳。

这个妖主在原文中戏份并不重，只在林天樱去妖族屠妖讨还公道，以及仇天带着魔界兵马踏平半个妖界时出现过，且并无性格刻画，非常平面。

现在看来，倒是个十分直爽的人。

这两天，之前在蓝玉城时聂星落那一席话时不时就浮现在我脑海中。显然，身为天道的他认识赵兰芝，那证明这女人的身份不简单；而他所说的那句，「她会对你有帮助的」到底是什么意思，难不成是指她对陆流莫名其妙的恨意和我对林天樱的杀心，刚好可以凑成一场合作？

这样想想还挺有道理的。一开始还没想明白他怎么在那时候就知道我要杀林天樱，后来转过弯来，这人可是天道，啥都知道也算正常。

但我还是非常好奇，赵兰芝究竟为什么要找陆流。按她的年龄，她出生时陆流已经在纯阳峰闭关，根本不可能有所交集，所谓的因爱生恨更是无稽之谈。

由于太好奇又找不到机会和赵兰芝单独交谈，我只好去找风如是，想问问她的看法。

「这样的事你都跟我说，难不成是真拿我当朋友了？」

她原本在洞府中研究几颗不知名的丹药，听我询问，抬起头来，语气有点淡淡的。我愣了愣，察觉到了不对的地方——这两天风如是对我的态度变了，是很细微的改变，但修仙者向来对情绪的波动感知十分敏锐，因此我还是在渐渐冷淡下去的情绪中察觉到了不对。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好像就是从那天她来告诉我银祁不可信之后。

我盯着风如是的眼睛，直接问：「为什么不能拿你当朋友？风如是，你之前帮我良多，我也相信，这不可能只是单纯因为我同你之间有交易。」

她叹了口气，像有些无奈：「为什么不可能？」

「因为你是魔君，是连仇天都忌惮的对手，不可能帮一个单纯的合作伙伴做这么多事。」我干脆撩开裙摆，在她身边的地面上坐了下来，「你是不是也知道了一些隐秘的事情，这些事与我有关，但却不能告诉我？」

「.....」

「不说也没关系。」我继续自顾自地说，「其实我早陆陆续续猜到了，你们都有瞒着我的事情。陆流、你、银祁、聂星落.....

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，要达成的目的，要不要告诉我，其实也没那么重要。因为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，只要我还活着，这些事情避无可避。」

「但至少——」

我转头，认认真真的看着她：「在事情真的发生之前，我希望我们能保持正常的关系，不管情感上还是行动上。」

风如是沉默了一会儿：「你比我想象得要敏锐。但真的有必要吗，秦绒绒，你也看出这些不正常的地方了吧？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